

首相绑架案

——波洛探案集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刁克利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目 录

“西方之星”历险记..... (1)

马斯顿庄园的悲剧..... (32)

低价租房奇遇记..... (51)

亨特小屋的秘密..... (71)

百万美元证券失窃案..... (89)

埃及古墓历险记..... (104)

“大都市”酒店珠宝失窃案..... (125)

首相绑架案..... (148)

达文海姆先生失踪案..... (174)

意大利贵族奇遇记..... (195)

失踪的遗嘱..... (210)

“西方之星”历险记

我正站在波洛房间的窗户旁悠闲地望着下面的大街。

“奇怪呀！”我突然脱口而出。

“怎么啦，我的朋友？”波洛端坐在他舒适的摇椅里，语调平静地问。

“波洛，请推求如下事实！一位年轻女人衣着华贵——头戴时髦的帽子，身穿富丽的裘皮大衣。她正慢慢地走过来，边走边看两旁的房子。三个男子和一个中年女人正盯梢尾随着她，而她一无所知。突然又来了一个男孩在她身后指指点点，打着手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女子是个坏蛋？还是盯梢的人是准备逮捕她的侦探？或者，他们都是坏蛋，正准备设圈套让无辜的受害者中计？大侦探对此有何高见？”

“我的朋友，大侦探像往常一样，按最简单的办法行事。

他要亲自站起来看看。”这样，我的朋友和我一起站到了窗口。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发出一阵惬意的格格笑声。

“像往常一样，你推求的事实被你不可救药的罗曼蒂克想法扭曲了。那是玛丽·马维尔小姐，著名的电影明星。她身后跟的是一帮认识她的崇拜者。而且，顺便说一句，我亲爱的黑斯廷斯，她对背后的事实一清二楚！”

我笑了起来。

“这样就都解释清楚了！不过，你对此并无成绩，波洛。这只不过是认识她。”

“你看过多少次玛丽·马维尔演的电影，亲爱的？”

我想了想。

“大概有十多次吧。”

“而我——只看过一次！可是我就认出了她，你却却没有。”

“她现在这样子和她在电影上很不一样。”我笨头笨脑地答道。

“哈！”波洛叫道，“你难道指望她在伦敦的大街上散步时头戴牛仔帽，或光着双脚，像个爱尔兰姑娘那样束把辫子吗？你总是考虑无关紧要的事情！请你想一想那位舞蹈家瓦莱里亚·圣克莱尔的情况。”

我有点生气地耸耸肩膀。

“不过，还是宽慰宽慰你自己吧，我的朋友。”波洛语调平和下来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赫尔克里·波洛一样聪明的！我对此非常清楚。”

“你对你自己确实比对我认识的任何人的评价都高！”
我大声说，有些怂恿又有些气恼。

“你会怎么看？当一个人卓然不凡时，他自己是知道的！其他人也该持同样看法——还有，如果我没搞错的话，玛丽·马维尔小姐也持此观点。”

“什么？”

“毫无疑问。她要到这里来。”

“你怎么猜得出来？”

“很简单。这条街不是贵人常来的地方，我的朋友！在这条街上，没有名医，没有著名的牙科大夫——更没有时髦的女帽商！可是却有一个一流的侦探。”

像往常一样，波洛这次又说对了。过了不一会儿，那位美国影星被领进房间。我们都站起身来。

玛丽·马维尔无疑是银幕上最受欢迎的女演员。她在她丈夫格雷戈里·罗尔夫的陪同下，最近刚到英国；她丈夫也是一位电影明星。他们一年之前在美国举行了婚礼，这是他们初次到英国来。人们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每一个人都对玛丽·马维尔着迷：她华丽的衣服，她的裘皮大衣以及她的首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颗宝石，那颗宝石有一个和它主人声誉相当的绰号，被称为“西方之星”，关于这颗著名的宝石，真真假假的文章写了很多，据称，它的保险金额高达五万英镑。

我和波洛一起问候我们漂亮的当事人的时候，所有这些细节飞快地掠过我的脑际。

马维尔小姐娇小玲珑，身材苗条，长相非常漂亮，那一

双大大的蓝眼睛，像个孩子一样天真无邪。

波洛给她拉过来一把椅子，她一坐下来立刻开始说话。

“也许您会认为我很傻，波洛先生。不过克朗肖昨天晚上给我讲了您多么了不起，曾经揭开了他侄子的死亡之谜。我觉得我也必须来向您求教。我敢说这仅仅是一个愚蠢的恶作剧——格雷戈里这么说——不过它还是让我担心得要死。”

她停下来喘了口气，波洛鼓励她继续说下去：

“请继续讲，夫人。您看得出，我还是不明白。”

“都是因为这些信。”马维尔小姐打开她的手皮包，拿出来三个信封交给波洛。

波洛仔细地阅读这三封信。

“信封很便宜——姓名和地址打印得很工整。让我们再看看里面。”他掏出信纸。

我过去和他一起看，俯身在他的肩膀上。第一封信只有一句话，和信封一样打印得很清楚。它的内容是：

那颗大钻石是神的左眼，它从哪里来必须归还到哪里去。

第二封信和第一封信内容是完全相同的，但第三封信就详细多了：

你已经被警告过了，可是你没有遵守。现在，这颗钻石将要从你身上取走。在月满之日，原本

是神的左眼和右眼的两颗宝石将归还给神。这样写了就会这样做。

“看第一封信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个玩笑，”马维尔小姐解释说，“当我收到第二封信时，我开始担心；第三封信是昨天到的。在我看来，不管怎么说，事情可能会比我想象的更加严重。”

“我看得出它们不是邮寄来的。”

“对。它们是被人送来的——送信的是一个中国人。这正是我害怕的原因。”

“为什么？”

“因为三年前格雷戈里是在圣弗兰西斯科从一个中国人那里买到这颗宝石的。”

“我明白了，夫人，您相信这颗宝石就是——”

“西方之星。”马维尔小姐紧接着说，“正是如此。那时候，格雷戈里听说关于这颗宝石有些传闻，可是那个中国人拒绝透露任何消息。格雷戈里说，当时那人看起来吓得要死，急于要把这东西脱手。他的要价只是它价值的十分之一。它是格雷戈里送我的结婚礼物。”

波洛沉思地点点头。

“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传奇故事。不过——谁知道呢？啊，拜托你，黑斯廷斯，把我的小历书递给我。”

我照办了。

波洛翻着书页说：“什么时候是月满之日？啊，下星期

五。那就是说还有三天时间。夫人，您来请我给您出主意——我把我的主意说给你听。这也许是一个恶作剧——也很可能不是！所以，我奉劝您把这颗宝石交给我，由我保管到下个星期五。那时我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了。”

女明星的脸上掠过一层淡淡的愁云，她不自然地回答道：

“恐怕那不可能。”

“您把它带在身上——是吗？”波洛仔细地注视着她。

那女人迟疑了一会儿，然后，把手伸进连衣裙的胸口处，掏出一条长长的细项链。她朝前探身，松开了手。在她的掌心，托着一颗白得耀眼的宝石，晶莹透亮，璀璨夺目。

波洛深深吸了一口气。

“了不起！”他低语道，“您能让我看看吗，夫人？”他把宝石拿到自己手里，仔细地审视了一番，然后又稍一躬身，还给了她，“真是一颗无以伦比的宝石——毫无瑕疵。您把它带在身上随处乱跑吗？太大意啦！”

“不，不，其实我非常小心，波洛先生。我总是把它锁在我的首饰盒里，存放在宾馆的贵重物品保存处。我们住在富丽宾馆，您知道。今天我是为了让您看看才带来的。”

“那么，你会交给我来保管吗？你会按老波洛的主意办吗？”

“啊，是这样的，波洛先生。星期五我们要到亚德利庄园去和亚德利勋爵夫妇共度几日。”

她的话使我隐隐约约想起了什么。一些流言蜚语——是怎么说的呢？几年前，亚德利勋爵夫妇到美国访问。有谣

言说，勋爵大人在那里和一些女士来往过密，行为多有不轨——不过，更多的谣言则是更确切地将勋爵大人的名字与加利福尼亚的一位女影星相提并论——啊！我的脑海突然闪出一个念头——那位影星不是别人，当然是眼前这位格雷戈里·罗尔夫太太。

“我让您知晓一个秘密，波洛先生，”马维尔小姐继续说，“我们和亚德利勋爵有笔交易。我们有可能在他祖先的城堡里拍摄一部电影。”

“在亚德利庄园吗？”我颇感兴趣，“啊，那可是英国的一大游览观光胜地呀。”

马维尔小姐点点头。

“我看那是真正的封建老古董。但是，他索要的价钱很高。当然了，我还不知道交易能否达成，不过，我和格雷戈里总愿意将生意和乐趣联系在一起。”

“可是——如果我言语唐突敬请原谅，夫人——不配戴这颗宝石到亚德利庄园去肯定是可以的吧？”

马维尔小姐的眼睛里掠过一种精明、严厉的神色，掩住了她天真无邪的外表。她看起来突然苍老了许多。

“我想戴着去那里。”

“当然了，”我突然插了一句，“亚德利勋爵的收藏中有一些非常著名的首饰精品，其中还有一颗大钻石吧？”

“是这样。”马维尔小姐简短地应了一声。

我听到波洛喃喃地低语：“啊，这样做太马虎大意啦！”然后，他一语击中要害，大声说道，“那么毫无疑问，你和亚德利夫人已经是老朋友了，或者说，你丈夫与她很熟悉？”

“格雷戈里在她三年前去美国时就认识她了。”马维尔小姐说。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仓促地加了一句：“你们有谁看过《社交花絮》吗？”

我们两人都面露愧色，表示认同。

“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一周上面登了一篇有关著名钻石的文章，它确实非常奇怪——”她停住了。

我站起身，走到房间另一头，取回来那份报纸。她从我手里接过来，找到那篇文章，开始大声读了起来。

“……在著名的钻石中，有一颗叫东方之星，这是亚德利家族的财产。是亚德利勋爵的一位祖先从中国带回来的。与这颗宝石相连，还有一个浪漫的传奇故事。根据这个传奇，这颗宝石曾经是一座庙宇里一尊神像的右眼；另一颗与之在形状和大小上完全相似的宝石是那尊神像的左眼。

“那传奇说，随着岁月的流逝，神像左眼的那颗宝石也被人偷去了。‘一只眼睛要送到西方，另一只要送到东方，直到有一天，它们再次相聚。那时，作为胜利，它们将重新归还给那尊神。’一个出奇的吻合是，和描述中这颗宝石惊人相似的那颗宝石被称之为‘西方之星’或‘东方之星’。它是那位著名电影明星玛丽·马维尔小姐的财产。两颗宝石放在一起作一比较，将会非常有趣。”她停住了。

“了不起！”波洛自语道，“毫无疑问，这是个第一流的传奇故事。”他转向玛丽·马维尔小姐说，“您不害怕吗，夫人？您没有迷信、恐惧思想吗？您不怕把这两颗一模一样的宝石彼此放在一起，然后一个中国人突然出现，猛的一下，变！嘿！把它们全都带回中国去？”

他的语调有些夸张，但我听得出，在那装腔作势的夸张之下，有一种严肃的成分。

“我不相信亚德利夫人的宝石会有我这一颗那样好。”
马维尔小姐说，“不管怎么说，我要去看看。”

波洛又说了些什么我没听见，因为那个时候，门突然开了，一个长相英俊的男子闯进了房间。从他乌黑的鬓发到他漆亮的皮靴，都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传奇英雄。

“我说过我要替你看一看，玛丽，”格雷戈里·罗尔夫说，“现在就来了。好了，波洛先生，关于我们小小的问题有何见教？只是一个大大的恶作剧——和我的想法一样吧？”

波洛微笑地抬起头，看着这位大明星，他们俩形成了滑稽的对比。

“不管是不是恶作剧，罗尔夫先生，”他干巴巴地说，“我奉劝您的夫人，不要随身携带宝石在星期五到亚德利庄园去。”

“我赞同您的看法，先生。我已经这样对玛丽说过。可是她呀！她是个彻头彻尾的女人。我想她是绝对忍受不了另外一个女人在宝石方面比她强的。”

“胡说八道，格雷戈里！”玛丽·马维尔严厉地说。但是她的脸因愤怒涨得通红。

波洛耸耸肩。

“夫人，我已经提出了我的忠告。除此之外，我无能为力。到此为止吧。”

“啊！好了，”他看着他们出去，又回过头来说，“这些女

人哪^①！他倒是个好丈夫，他的话一针见血——总是这样^②，不过他讲话的方式不够策略，确实不够！”

我把我隐隐约约的想法告诉了他，他用力点点头。

“我也这么想，所有这些现象背后，确实有些事很奇怪。请您准许，我的朋友，我要出去散散步。一定要等我回来，我求您了，我不会耽搁太久。”

我躺在椅子上快睡着了。这时，房东太太敲了敲门，把头探了进来。

“又有一位女士要见波洛先生，先生。我告诉她他出去了，可是她说无论如何她也要等。看起来她好像是从外地来的。”

“噢，把她领到这里来吧，玛西森太太。也许我能为她做点什么。”

过了一会儿，那位女士被领进房间。我的心突然一跳：我认识她。亚德利夫人的照片在地方报刊上出现得太频繁了，她的相貌不会被人认不出来。

“请坐，亚德利夫人，”我说着，拉过一把椅子。“我的朋友波洛出去了，不过，我知道他很快就会回来。”

她向我道谢，然后坐了下来。这位女士和玛丽·马维尔小姐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高高的个子，黑黑的眼睛，目光炯炯有神，一张苍白的圆脸——可是从她嘴唇的轮廓可以看出，她有些愁苦。

① “这些女人哪”原著为法文。——译注。

② “总是这样”原著为法文。——译注。

我很想直奔主题。为什么不呢？有波洛在场的时候，我时常感到一种困难——我总不能表现出我最好的一面。可是毫无疑问，我的侦探才能也很具水准。

突然冲动之下，我俯身向前。

“亚德利夫人，”我说，“我知道您为什么到这儿来——您接到了有关那颗宝石的讹诈信。”

毫无疑问，我的话击中了要害。她张大嘴巴瞪着我，面颊变得惨白。

“你知道了？”她倒吸一口气，“怎么知道的？”
我笑了。

“根据非常符合逻辑的推理。如果马维尔小姐收到警告信的话——”

“马维尔小姐？她来过这儿？”

“她刚刚离开。如果正像我说的那样，她作为那两颗完全一模一样的宝石的拥有者之一，收到了一系列神秘警告信的话，那么您，作为另一颗宝石的拥有者，也一定收到了同样的警告信。您明白这有多么简单了吗？那么，我的判断是对的，您也一定收到了那些奇怪的警告信，对吗？”

一时间，她犹豫起来，她像在怀疑我的话值不值得相信。然后她低下头，露出一个淡淡的微笑表示赞同。

“确实如此。”她承认了。

“您的信，也是转交过来的吗——被一个中国人送来的？”

“不，它们是邮寄来的。可是请告诉我，马维尔小姐也遇到同样的事了吗？”

我给她讲述了发生在当天上午的事情。她全神贯注地听着。

“那么全都对。我的信是她的信的复制品。它们确实是邮寄来的，不过，有一种奇特的香味浸泡过这一张信纸——这种燃香的气味——它使我立刻就想起了东方。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

我摇摇头。

“这正是我们必须找出的问题所在。您把那些信带来了吗？我们也许可以从邮戳中发现一些问题。”

“非常不幸，我把信给毁掉了。你知道，当时我认为这只是愚蠢的玩笑。那可能吗？有中国帮真的想重新找回这些宝石吗？看起来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我们又回过头来一遍一遍地重温那些事实，可是对揭开秘密没有任何进展。最后，亚德利夫人站起身来。

“我真的认为我不应该再等波洛先生了。您会把这些告诉他，对吗？非常感谢您——”

她犹豫了一下，伸出了手。

“我名叫黑斯廷斯。”

“当然了，我多蠢呀！您是卡文迪什的朋友，对吧？正是玛丽·卡文迪什让我来拜访波洛先生的。”

我的朋友回来的时候，我很高兴地告诉他在他出去期间发生的事情。他向我详细盘问了我们谈话的所有细节，我从中可以看得出他对他不在场并不感到非常遗憾。我也看得出这位可爱的老家伙并没有一丝的嫉妒。确实，他总是倾向于小看我的能力，我认为他由于找不到任何漏洞对我进

行批评而觉得万分懊恼。我也暗地里对自己相当满意，虽然我极力掩盖我害怕激怒他这一事实。虽然我知道他的秉性，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位奇特的矮个子朋友。

“太好了！”他终于开口说话了，脸上的表情却很奇怪。

“事情有所进展，的确有所发展。我请你把放在书架最上面的《贵族名册》递给我。”他翻开书页，“啊！找到了！‘亚德利……第十位子爵，曾经在南非战争中’……这些都无关紧要^①……‘一九〇七年第三位巴伦·科特里尔的第四位女儿’等等，等等，等等……还有，‘两个女儿，出生于一九〇八年，一九一〇年……克拉布，住宅’……行了^②，可是这些并不能使我们了解很多情况。不过明天早上，我们就会见到这位贵族老爷！”

“什么？”

“是的。我给他打过电话。”

“我还以为你对这件事撒手不管了呢！”

“我并不是为马维尔小姐来做这件事，因为她拒绝听从我的劝告。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好奇心——赫尔克里·波洛的好奇心！已经决定了，我必须插手这件事。”

“所以你就心安理得地给亚德利勋爵打电话，让他风风火火地驱车进城，只是为了满足您的好奇心。他可不会太高兴。”

① “这些都无关紧要”原著为法文。——译注。

② “行了”原著为法文。——译注。

“恰恰相反^①，如果我替他保住了他家祖传的宝石，他应该非常感激。”

“那么您确实认为它有可能被盗窃？”我急切地问。

“完全有可能。”波洛简明扼要地回答，“每一件事都说明了那个问题。”

“可是，怎么——”

波洛手一挥，制止了我急切的提问。

“现在不能告诉你。我求你了，别让我把思绪打乱了。注意那本《贵族名册》——看你怎么放的！看看你是不是把最高贵的书放在了书架的最上面，把其次的书放在下面的那排上，如此等等。这样，我们就有了秩序；有了秩序，就像我经常告诉你的那样，黑斯廷斯——”

“千真万确。”我匆匆回答，把那些可恶的书卷放在了它们适当的位置上。

亚德利勋爵像一个神情兴奋的大嗓门的运动员，脸色红润，态度友好，非常令人愉快，从而弥补了他智力方面的任何缺陷。

“这事确实麻烦，波洛先生。一点也摸不着头脑。好像我妻子收到一些奇怪莫名的来信，马维尔小姐也收到过。这究竟什么意思？”

波洛把那份《社交花絮》递给了他。

“大人，首先，我想问您这些事实是否正确？”

那位爵爷接过报纸，读着读着，他的脸色愤怒起来，涨

^① “恰恰相反”原著为法文。——译注。

得通红。

“胡说八道！”他言语唐突地说，“关于那颗宝石，从来没有什么传奇故事。我相信，最初它是从印度带来的，我根本没有听说过什么中国神灵之类的事。”

“还有，那颗宝石被称为‘东方之星’。”

“啊，是又怎么样？”他义愤填膺地反问道。

波洛微微一笑，但是没有作出直接回答。

“大人，我想要请求您做的是，将您的事情完全交我一手处理。如果您无保留地这么做，我就很有把握避免这场灾难。”

“那么说，你认为这些胡说八道的故事的确会发生了？”

“您会照我说的做吗？”

“我当然会的，不过——”

“好！请允许我再问您一个问题。亚德利庄园那件事是否像您说的那样，在您和罗尔夫之间完全谈妥了？”

“噢，他都告诉您了，是吗？不，什么也没有定下来。”他犹豫起来，红润的脸膛阴沉了，“还是直话直说的好。许多年来，我简直就像头蠢驴，波洛先生——我债台高筑入不敷出——可是我想振作起来。我喜爱孩子们，我要重整家业，希望还能在祖宗的庄园里生活下去。格雷戈里提出要付给我大笔的钱——足够使我东山再起。我不愿意这么做——我痛恨那帮人在庄园里拍电影，一想起来就叫人憎恨——可是我也许不能不这么做，除非——”他停住了。

波洛锐利的目光盯着他说：“这么说，您有别的打算？允许我加以猜测，好吗？您是不是要卖掉‘东方之星’？”